

習題

簡樂勤雖不信這個，但遠遠看到棚子還是忍不住異樣，畢竟這趟回嘉義是為了婚禮，交流道下來往村子的路就這麼一條，這樣紅事白事撞在一起，兩邊賓客都避不開。

「哎唷，怎麼有喪事，阿敏沒在挑日子嗎？」後座的母親也看見了。鄉下路窄，樂勤經過時放慢了速度，還好喪家排場不大，只佔據了一點路緣。

「明敏不看黃曆的吧，只是補請，她那麼忙，能排出時間就不容易了。」其實他自己也是，銀行的事沒處理完，回去只怕還得加班。

「那是郭家的海仔，上禮拜走的，今天做七。」父親突然開口。

「海仔？你說和……那個同班的，一直怪怪的那個？」母親話裡的停頓讓樂勤有點奇怪，她少有記不得人名的時候。

「是啊，高中沒畢業，到死都孤身，明天出殯也是兄弟來處理。」父親說著掏出煙盒。「別在車上抽煙吧」，樂勤原要這麼說，想想還是把車窗降了一半下來。他有點意外，隔壁村的事情，父親連幾號出殯都知道，多年前阿公阿嬤相繼過世，他以為父親早不關心這裡。

方向盤一打，車子拐進鳳梨田間的小路，塵土飛揚。四月而已，平原裡烈日倒像盛暑，吹進窗裡的風一如童年記憶，混雜著乾草味和排水溝的腥氣。

土地公廟右轉便是老家。他們來得晚，院子裡已搭好辦桌的五彩棚子。父母下車後，樂勤繞去田邊停車，倒車時瞥見一雙腳掛在空中晃盪，他抬頭，一個平頭青年坐在門口的那棵龍眼樹上，笑著對他招手。

「誰家的孩子？」假日還穿著全套卡其色制服，看著像高中生吧，眉宇有些眼熟，樂勤卻想不起哪一家的孩子是這個年紀。十多年前他

在這讀過一學期的小學，一間學校不過幾十個學生，哪村哪戶的都喊得出來，這些年農村人口流失，路上望去鮮有年輕人。「現在不比從前啦……」鄉下長輩每年長吁短嘆，但附近的人家也不下田了，樓仔厝卻一間間蓋起來，是好是壞也難講。

等他車停妥，樹上的男孩已不見蹤影。

鄉下的流水席炮陣一樣地喧騰，雖然只是補請，該熱鬧的一點沒少，除了現場樂隊，門口還紮了俗豔的氣球拱門。菜大盤，湯大碗，重油重醬，連腿庫都特別肥。沒等到新娘逐桌敬酒，席間已開始划拳拼酒，鬧成一團。樂勤酒量淺，勉強對付了兩杯，覷個空檔就溜下桌。

三合院只保留了三分之二，早年打掉左側後起了新式水泥房，正廳則保留著原來的紅瓦白牆，後面倉庫還貯放著阿公從前的農具。樂勤走到正廳右側的邊間，裡面是他小時候的秘密基地。邊間角落有扇木門，他伸手在門框上摸出一支滿是灰塵的鑰匙。開門，微微彎身，他鑽進老房子最隱蔽的腔室。

空間大約三疊大小，這裡是阿公從前看書或午睡的房間。佈置簡潔，只角落一張小桌子和榻榻米旁兩個木製矮櫃，櫃裡是農會的帳冊和筆記。十幾年過去了，這私密的房間就像阿公的延伸，子孫沒人敢動，就這麼維持著他在世時的樣子。母親說，阿公那輩人識字的不多，他是少數能讀能寫的，因此頗得村裡敬重。他年輕時曾在隔壁鄉的糖廠任職，後來為了承繼家業，只得放棄糖廠工作回來種田。

「繼續做下去也不知道能升到哪裡呢……」，母親惋惜地說。

大概是份優厚的工作吧，樂勤後來查過資料，那裡曾是全台第三大糖廠，阿公曾有農人以外的另一種可能，但其實沒有得選擇，在那個年代，長輩說了算，為家人放棄理想是理所當然的事。他和阿公不親，記憶裡阿公總木著一張臉，永遠是白色短上衣，短褲底下露出一

截乾瘦黝黑的小腿，那小腿和其它南部親戚一樣，像同一片泥濘裡長出來的。樂勤記得阿公駛著鐵牛在黃昏歸來的畫面，他抬頭望，只捕捉到模糊輪廓，暮色沒有點亮阿公的臉。

酒氣湧上來，樂勤有點暈了。簡家不分男女都是海量，只他是個例外。他靠著矮櫃躺下，視線正對著櫃子裡那疊帳本，一層層地歪曲著多像岩層，又像他現在發脹的腦葉。樂勤忽然伸手把玻璃門打開，想看看阿公的筆跡，他其實一點都不了解他。

發黃的紙頁帶著霉味，他在成疊的帳本裡考古。阿公的字跡潦亂，容多半也只是些農會的瑣碎記錄，翻了幾本也就厭了，正準備整疊放回去，帳本底下一個包裝完好的牛皮紙包勾住了他的眼睛。他小心地拆開繩結，抽出來，是一本藍底泛白的高中習題本，習題的主人名字倒還清楚——簡文宗。

「阿勤你在哪啊？阿敏快到我們這桌了——！」堂弟的聲音從大廳傳來，應該是沿著房一間間找過來。樂勤猶豫了一下，把簿子塞進隨身的包裡，走了出去。

午後的雨說來就來。水珠從棚子邊緣濺進來，靠外面的幾張桌子杯盤狼籍，全泡了湯。賓客一陣忙亂下來酒也醒了一半。看大家狼狽，樂勤倒是鬆了一口氣，明天一早還要去祭祖，這裡能愈早結束愈好。新人趁亂回房了，不一會兒，賓客散了七八成，樂勤幫著收拾了幾張桌子，只剩主桌的長輩還在對飲，幾個人口裡叨絮著童年瑣事，他們也是幾年沒有在老家聚一聚了。

「以前我大兄多儉省，為了省幾塊車錢，帶著我們三個弟弟從鎮上走回來，太陽底下足足走了一點鐘。」二叔說完把父親的杯子斟滿，父親困窘地笑了，像是不願承認。樂勤一旁聽著，總覺得有點不對勁，但卻說不上來。

他想到包裡的那本數學習題。簡文宗，和父親同一排輩，他卻沒聽人提過這名字。是遠房的堂伯堂叔嗎？如果是，那習題本怎麼會收在阿公房裡，家裡從父親開始——文立、文昭、文昌，每個都是阿公對孩子讀書成才的期望，但最後把高中讀完的只有父親，他還是村裡頭一個高中畢業生。鄉下親族間的事，樂勤多半都是從母親那知道的，父親畢業即離家，素日絕口不提鄉下，只有在酒醉時，樂勤才會聽見他提到阿公阿嬤——卻都是極惡毒的咒罵。

「你們要體諒他。」母親對樂勤兄弟說。大哥微微點頭表示明白，但樂勤還小，體諒二字對他來說太過抽象。他只覺得酒醉的父親想必是壞掉了吧，像卡通裡的機器人零件故障，又或者是老師在學校說過的狼人，每逢滿月就不能抑止獸性，故鄉就是父親的那輪月亮。

父親是大房，樂勤一家睡在正廳左邊。大哥這次沒回來，通鋪上三個人併排躺著不算擁擠。父母早早就睡下了，只剩樂勤還醒著。夜裡極靜，一絲風都沒有。從前後院還養雞的時候，夜晚難免有些動靜，夏天會有成熟龍眼落在屋瓦上扣咚扣咚的響。龍眼——樂勤想到中午樹上的那個青年，直到流水席結束都沒再看見。他身上穿的像是高中制服，但款式有點老了……。鎮上以前只有一間高中啊，父親就是那裡畢業的……，可好像誰說過，有誰也是讀那間高中……誰呢……是誰呢……他在浪湧般的思緒裡翻身睡去。

再醒來的時候天還暗著。四點半，正是人類體溫最低的時候，他放下手機，猶豫了一下才把身子坐起來。廁所在屋外一小段路，老房子就是這點不方便。他拉開橫栓推門出去，整個人被吞進院子裡大霧之中。

嘉義清晨常有霧，熱輻射的緣故，他自小是看慣的，但少有這麼濃厚化不開的晨霧，他忍不住伸手在空中撥弄兩下。近五點了，理應微有天光，在房裡會覺得黑，只怕也是這霧的關係。樂勤完事後往房

間方向走了兩步，忽然像被誰拉住似的停了下來。這時間點不早不晚的，即使回去大概也難再睡好，他想了想，索性便轉身往大門外走，難得早起，去田裡或哪裡看看都好。

他是從龍眼樹旁爬牆出去的，怕拉開鐵門的聲音吵醒其它人。鄉下的圍牆不高，鄰人誰走過去，探個頭都能看見，圍牆與其說是隔離，毋寧更像為了劃分地界。他翻過去時拉斷了牆上一叢雜草，他嗅了手上的汁液，那清甜的氣味像壓到他腦中的開關，一個記憶浮上來——他看見幼小的自己手上一把雜草，身旁是幾塊殘破石墩，阿公喊了樂勤的名字，接著說：「拜一拜吧，他也算是你的爸爸。」他回頭看著阿公對著一塊石頭合十，那石頭上面刻著一行字——

——是什麼啊？樂勤努力撥開腦裡的迷霧，彷彿即將揭開謎面。他看見自己正準備蹲下去看，背後卻傳來激動地叫喊「阿勤——阿勤——」，他和阿公一齊轉身……。是誰？背上一陣冰涼滑過像冷水，又像金屬，他猛地回頭，院子裡不知何時霧已淡去，主屋的窗上貼著一張慘白的臉，眼裡滿是驚懼。

那是父親。

宗祠前面一小方地站滿了人，樂勤伸手接過前面傳來的一柱香，跟著眾人閉上眼喃喃自語。父親對外說是早上摔了一跤，母親陪著他在家裡休息，只有樂勤知道怎麼回事。大房剩他一人做代表，幾乎沒有人和他搭話，年齡相仿的堂兄弟姊妹多半長成不認識的樣子，見面時連招呼都不知該怎麼打，長一輩的親戚們更是頂著一張模糊難辨的臉，像在同一片陽光裡曬出來的梅乾。站在簡家祠堂裡，他感覺自己有點多餘。

等待燒金的空檔，他躲進宗祠後面，裡面只有一盞小燈，數十個金斗甕梯田一樣地排列，由上到下共有五排，頭兩排是放滿的，後面則是愈往下擺得愈疏散。樂勤以前對這裡沒什麼興趣，現在卻想仔細

看看這些瓦罐上面有沒有什麼線索。

「黃色那個是你阿公，隔壁是你阿嬤。」他嚇了一跳，小姑姑不知道什麼時候跟了進來。昨天的婚宴她沒到，父親說她國外出差回來，只趕得上今天。

「你和你哥以後是在這排。」姑姑手指著第四排最左邊的空缺。

「所以姑姑妳是在上面這裡？」

「嫁出去的女兒不能放進來啦，你也太沒常識。」姑姑敲了一下樂勤的頭，她和父親差了十二歲，說起話來沒有長輩的架子。

「那簡文宗呢？他也在這裡面嗎？」

「……自殺的人，也不能入祠啊。」姑姑有些遲疑。

「他自殺是什麼時候的事啊？」他故作輕鬆的問。

「怎麼問這個？你爸媽沒跟你說過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去問你爸就好，那時候我才兩歲，也是後來聽簡文昌講的，大兄那時候讀高中……」

「等等，姑姑妳跟我爸不是差一輪嗎？妳才兩歲，那他怎麼會讀高中？」

「你爸那時候唸初中啊？我們不是在說你大伯嗎？」

……大伯？

——是大伯！昨天婚禮上二叔那句話，樂勤終於明白過來——大兄帶著三個弟弟走路回家——但父親只有兩個弟弟，那不是口誤，這裡的大兄，所指的，並不是父親。

大伯是個模範生，這是姑姑的說法。簡文宗是高中全校第一名，

品學兼優，從校長到老師都對他的未來寄予厚望，父母就盼著他做村裡第一個大學生。五十年前的大學生，多麼榮耀。阿公是個自持的人，對孩子都是一般態度，但阿嬤可是全心全意的偏愛著大伯，希望以後有個做醫生的兒子。

「大兄太優秀了，我的年紀小，但你爸他們幾個都算是在他陰影底下長大的。」姑姑說。聰敏勤奮，孝順盡責，這樣完美的孩子，卻在五十年前一個多霧的清晨，抱著一瓶農藥，倒在門口的龍眼樹下。

沒人知道為什麼。

「你爸是第一個發現的。」

樂勤忽然理解了父親早上驚怖的眼神。清晨濃霧裡的龍眼樹下，他無意間重現了父親當年的噩夢。

外燴師父在院子裡準備中餐，桌子一共只擺了三張，早上拜完祖先，堂姊一家也先回去了。房間裡父親坐在床沿，身體正對著樂勤，母親斜倚梳妝台站著。老房間裡還是舊式的日光燈管，院子裡烈日正炙，房裡的人卻被拉出一片陰影。

他和父親生得不像，從小就有不少人這麼說過。簡樂勤一張瘦長臉，薄的嘴脣和鼻翼，蒼白貧血的書生模樣；簡文立則是方臉寬額，說話洪聲，獅子一樣的眉眼不怒自威。其實若把五官拆開來看，還是可以在那些稜角裡找到各自的影子，真正殊異的是兩人的氣質，氣質才是一個人真正的臉。樂勤從小就怕父親，上一次這樣面對面談話，不知道是多久以前的事了。

「你想問你大伯自殺的事？」父親把樂勤的話重複了一遍。

「對，還有過繼的事，怎麼都沒跟我說過。」父親的表情讓他有點忐忑，但又想自己也算當事人，他該知道的。

「你不是聽你姑姑講了嘛，」母親搶著回答，「你知道鄉下還是很重視這個的，長子不能倒房，你大伯不在，所以就把第二個兒子過繼過去，這事就是很普通的也沒什麼……，你那時候還小啊，所以沒跟你講，這也只是形式上而已，這只是為了族譜上有個記載。……而且，家裡也沒人想提起這事。」母親說完看了父親一眼。

他能理解，這是一段希望被刪去的歷史。大伯自殺的那天，瀕臨崩潰的阿嬤對父親又踢又打，責罵他沒多注意同房大哥的狀況，這樣的責怪當然毫無道理可言，憤怒的火焰本就沒有理性，阿嬤恐怕只是藉由責父親來焚燒自己，只是連帶的把母子情分也化為灰燼，從那天之後，阿嬤一次失去了兩個兒子。簡家親族對此事閉口不談，父親雖然繼承了長男的身份，成了附近村子裡第一個畢業的高中生，但大家心裡都知道，不是這麼一回事，不是這麼一回事。就像阿公出殯那天是由簡樂勤來捧斗，而不是大哥，大伯已竟的生命和父親的人生糾纏如亂藤，當父親聽到別人叫他「大兄」，心裡是否會浮現另一個名字。

這件事要不要直接問父親，簡樂勤猶豫了許久，在從宗祠回來的路上，他在土地廟旁的涼亭翻開大伯的數學習題，想多少拼湊一些過去的圖像。大伯的字非常漂亮，筆跡一絲不苟，的確是模範生的樣子。但在數學計算與公式之外，頁裡常夾有無關數學的零散字句，有些短短的像詩句，又像夢囈，還有許多隨手塗鴉。在空間向量的那一章，空白處甚至畫了一隻巨大的鯨魚斜臥沙灘，眼神望著前方湧起的海濤。

只是幾道用藍筆勾出的線條，這隻鯨魚卻有生命似的很有味道。大伯也許有當藝術家的天分？樂勤有點困惑，他翻了半本習題，那隻鯨魚或大或小，到處都有。為什麼是鯨魚？這裡是嘉南平原，生在一個務農的家庭裡，大伯也許根本沒看過海。藍色鯨魚的眼睛被黑色線條塗滿如漩渦，他覺得那是一隻非常、非常憂鬱的鯨魚。

「過繼是沒辦法，我能做的也只有這個」父親開口。

「其實我沒有在意，只是想知道為什麼而已。」樂勤想說的其實是：「爸你呢？這麼多年了，你還好嗎？」

「大兄為什麼要自殺，沒人知道，鄰居還有猜說是不是中了芒神。你阿公阿嬤怎麼想的，我不知道，也不敢問，但大兄自殺的前一晚，他和你阿嬤吵了一架……就在這間房裡。」父親調整坐姿，看了看牆面的掛鐘。

「我就在門外偷聽，要知道，你阿嬤多疼大哥，像那樣大聲罵他，那是沒有過的事。」

「那天晚上你阿嬤發現抽屜的零錢少了，大哥說是他拿去買零食了，但阿嬤不信，一直懷疑是我偷的……事實上，那錢也真的是我拿的，大哥也知道。」

父親說完就陷入沉默，樂勤忍不住問：「大伯為什麼要幫你搆這個黑鍋？」

「……我一開始也以為他是想替我擔，他是乖孩子，別說拿一點銀角仔，就是開口要什麼你阿嬤也都會買給他。但不是，他好像就想找個由頭跟你阿嬤頂嘴而已，他還說他不想去讀大學。」

「不想讀大學？」全校第一名，未來的醫生律師，不去讀大學，難道真是想當藝術家嗎？

「你阿嬤很生氣，五字經七字經都罵了出來，只差沒有動手。」

「『我不是阿母要的那款人』，那是大兄衝出家門前丟下的最後一句話」

「那晚大兄很晚才回來，我不敢跟他說話，就假裝睡著了。……我應該要問他的，如果有人可以說一說話，也許他就不會這樣了。」父親話音漸弱，像被房裡角落的黑暗吞吃了聲音。

那個晚上大伯去了哪裡？現在不可能找出解答了，那隻擱淺的鯨

魚，黑洞般的眼睛……，大伯究竟在想什麼，繼續追問下去，除了更多遺憾和自責，好像也挖掘不出什麼。

「阿爸早就知道你大兄不想去台北讀大學了。」母親忽然開口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我懷頭胎在這邊做月內的時候，常和阿爸講話，他有次提到你沒唸大學的事……」母親頓了頓，繼續說下去：「他說，阿立不讀大學是真正沒采，文宗也是同款，以前跟他講了好幾次都沒效。」

「這事你怎麼沒跟我說過？」

「你不喜歡別人提大兄啊，而且我想爸也只是隨口說兩句，他說阿宗那時說他不要去台北，要留在這。」

大伯不想離開這裡？這跟樂勤心裡的想像完全相反，他以為模範生的形象只是一種自我壓抑，那隻鯨魚是出走的隱喻，結果不是，他要留下，他要留在這裡！而阿公早就知道了。

他伸手摸了背包裡那本習題，心裡愈來愈迷糊，關於簡文宗，他的大伯，好像每個人都有自己隱藏的版本。

中午的菜色和昨天大同小異，只是少了幾瓶酒，待會吃完就要開車上台北，也只有幾個住當地的長輩可以小酌。他坐得遠，一個人默默扒飯，心裡積疑難消。大伯的東西幾乎都處理掉了，連照片都找不到，只剩下這本習題。阿嬤是不識字的，所以問題還是在阿公身上。大伯有自己想要的人生，阿公能接受嗎？自己的孩子可以擁有自己不曾擁有的選擇權。

他看著門外的龍眼樹，一個怪異的想法揮之不去。他覺得昨天樹上的少年，也許就是簡文宗——他族譜上的父親。那個髮型，那身老舊的高中制服，這完全說得通啊，而且，而且就是在那棵樹上。但又

不對，這麼多年了過去，為什麼是現在回來？他問過，大伯自殺是五月的事，如果真是大伯的幽魂，那為什麼是現在？

「阿勤要不要喝一點？」隔壁桌的堂叔把酒瓶遞了過來。

「麥啦，阿勤要開車不能喝啦。」堂叔的老婆擋在中間，雖然不熟，但樂勤心裡暗暗感激這位堂嬸。

「年輕人一點點沒關係啦！」酒瓶硬是湊了過來，像是要跟妻子槓上。

「我真的不會喝，喝了會起酒疹。」樂勤隨口編了一個理由，搶先在杯子裡斟滿果汁。這有些失禮，但他不在乎這些一年見一兩次的親戚，其實他連堂叔的名字都不知道

堂叔在桌邊站著不走，手上的酒瓶空懸著：「時代不同了喔，我們那個時候，不會喝酒還追不到女生咧。」他有些倖倖然的笑著。

「所以阿義你當初是靠喝酒追到阿娟喔？」另個長輩過來打圓場。

「哪有，他還不是靠死纏爛打，說我不答應他他就要去自殺」堂嬸說完，兩桌人都笑了。

——等等，自殺，樂勤好像黑暗裡摸到鑰匙，抓到解題的公式。他從沒考慮過感情的可能，習題本上那些「自我」、「追尋」、「寂寞」之類的，他原以為是青春期的那種「全世界都不懂我」的煩惱，他一直沒仔細想過，或許和感情相關。

樂勤假裝接聽一通電話，起身躲到小房間裡。

逐頁翻完習題，他沒有什麼新發現，最後兩章還是空白的，習題的時間停在那個多霧的清晨。然而他發現在那些零碎的文字裡，有兩句話重複出現，在空白頁上的那隻大鯨魚底下，也用鉛筆抄寫了一次：

「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，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。」

看了幾遍沒有頭緒，他打開 GOOGLE 查詢，手機跳出來的是戴望舒〈煩憂〉。樂勤把詩讀了一遍：

**說是寂寞的秋的清愁／說是遼遠的海的相思／假如有人問我的
煩憂／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**

是情詩。即使樂勤不懂文學，也能從這反覆謄抄的字跡裡輕易看出來，相思即煩憂，煩憂即相思。

或許這就是解答吧，他揣著習題，情緒有些激動。阿公是知道的，不然他不會留著這本簿子，雖然不知道當年阿公是否曾與阿嬤解釋，但至少，至少現在父親可以減少一點罪惡感了，五十年前簡文宗過不去的那個檻，與父親無關。樂勤呼了一口長氣，像長泳後終於上岸。他鬆了鬆肩膀，闔上習題，打算放回櫃子時卻感覺不太對，不太對！他重新打開空白那頁，湊到眼前，仔細端詳鯨魚下方鉛筆抄寫的那兩句詩——

那不是大伯的字。

離開老家時父親看來一切如常，早上說完那些話，他以為父子之間多少有些尷尬，但沒有，反而覺得兩人距離比以前近了。上車前樂勤猶豫許久，終究沒帶走那本習題。五十年前的事了，就留在這裡吧，他想。

「阿勤你駛車慢慢駛啊！」長輩遙遙對他喊著。

「好，好。」樂勤隨口答應，眼神卻放在門口那棵龍眼樹上，四月，枝葉裡已生出許多細碎白色小花，幾隻瘦蜂繞著樹飛，除此之外，上面什麼都沒有。

要離開了，車子緩緩駛過土灰色的鄉道，四月的稻田青碧如水，

遠處有幾落磚房，後面幾間鐵皮是還沒開工的碾米廠，再往前是小小的平交道口，樂勤小時候總期待車子被路口的遮斷桿攔下來，可以目送火車轟隆隆地奔去不可企及的遠方。

不遠處傳來一陣鑼鼓，樂勤還沒反應過來，母親先說話了：

「噯，是西索米，把車窗關上吧。」

「是鄭海。」父親說。

鄭海，噢，是阿海，昨天下來時路旁的喪家，樂勤想起昨天父母的對話，今天是阿海出殯的日子。

樂音在空曠的田間單薄地像隨時要被蒸發，葬儀隊從房子邊拐了出來，喪家人數不多，沿著田溝走成一排稀稀落落的隊伍。車子要經過過去的時候，父親突然說話：

「鄭海是大兄在學校的好兄弟。」車窗關上，西索米的聲音立刻如潮水退去。

海。

樂勤握著方向盤的手忽然僵住，像有一隻蝴蝶停在上頭。

我不敢說出你的名字。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，假如有人問我的煩憂，煩憂，煩憂的下一句是什麼？

——說是遼遠的海的相思。他想起來了。

海。是海。

樂勤忽然明白過來，那隻鯨魚空洞的眼睛，凝視的根本不是遠方，是近在眼前的波浪，是海。

他怎麼會沒發現。

車子已經過去了，樂勤從後照鏡回看送行的人群，行伍裡一個平

頭男子轉過身來向他揮手。距離太遠了，樂勤已看不清那人的臉孔，只認出那男子一身卡其色的，高中制服。

鄭海。他是來送鄭海的。

車子穿越平交道，樂勤始終說不出一句話來，而後照鏡裡的卡其色身影，就在嘉南平原的豔陽與塵土裡，逐漸模糊。